

“茅洞桥的辨识度”之三

陆亚利

客气！ 一方风物一方人

茅洞桥虽然土地贫瘠，那里的几样出产，却一如南乡物资集散地，闻名遐迩。

记忆中，家里请来木匠箍好木桶、打好脚盆，暴晒几日，再油几遍桐油。队里新添置的龙骨水车，水槽和车页板、车链条，也必须油桐油。父亲到供销社打桐油，总要盘问是不是茅洞桥出产的，若不是，便要等上茅洞桥桐油到货。父亲和乡邻信赖茅洞桥的桐油，说红砂土上长的桐子水分低，榨出的桐油粘性好，油出的木器油光紧扎、防潮耐用。如今，化学油漆早已替代桐油，茅洞桥的桐油在历史中闪着亮光。

过年了，花生、瓜子为必备年货。老家旱土少，几无自产花生，都要上市场购买。父亲出门采买年货，母亲总是嘱了又嘱：“要买茅洞桥细花生，千万莫买大颗洋花生哦！”每年年关，烧红大灶龙头锅里的老河沙，母亲把花生倒进锅里，一边搗着微型擂谷耙，一边赞不绝口：“茅洞桥土花生就是比洋花生香，结籽细，经得剥。”后来，我在市场看见小籽花生，特意询问，果然十有八九是来自茅洞桥那片天。

衡阳为鱼米之乡，四乡皆有四大家鱼出产，尤以南乡鱼出名。南乡鱼中的黄皮草鱼，身长腹小，鳞片金黄，肉紧味鲜，食客情有独钟。茅洞桥地处南乡偏远紫色页岩丘陵，山塘水质好，青草喂养的黄皮草鱼，一直是市场的抢手货。逢年过节，衡阳人家家户户打鱼丸，若用茅洞桥草鱼，打出的鱼丸必定更加鲜嫩滑爽，

锦上添花。“双抢”大忙季节，在茅洞桥乡下，即使用刚出的新鲜辣椒煮瘦精精的“捞仔”鲢鱼，也汤似白乳，鲜甜粘唇，定会应了一句俗语：“鱼汤淘饭，吃起来不要命！”

乡民添外孙，有“打三朝”的习俗。娘家在三朝酒席上，为贺喜的宾客打发回礼，一般是一对红蛋、一对艾叶蛋。生男外加一包麻花，生女外加几个烧饼。记忆中，无论是三塘还是衡阳买来的烧饼，若脆香甜腻口感极好，人们习惯断定：“咯是茅市烧饼罢？吗咯好恰(吃)！”茅洞桥的烧饼，俨然具有地理标志产品的荣光。

地少人多，收成微薄，大集体年代，许多茅洞桥人外出走村串户做手艺，增加收入，维持生计。我所知道的家乡手艺人，东、西、北乡的寥寥无几，南乡茅洞桥人却比比皆是。长年进屋场补锅的罗师傅，样样精通的罗木匠，心灵手巧的舒裁缝，铰剪刀磨菜刀的全师傅，修鞋整伞配钥匙的黄师傅，篾匠兼箍桶匠秦师傅，整字整缸的谢师傅，一例的打着茅洞桥腔。我那时候小，一门心思想学艺，喜欢搬弄他们的工具。这些师傅都会劝说：“人多田少有饭吃，才出来做手艺。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万事难，你舍得吃咯甲苦啊？”我一时语塞，对吃苦耐劳的茅洞桥人肃然起敬。

改革开放后，茅洞桥人秉承传统，大批进城务工经商。记得一位陈姓茅洞桥木匠师傅，手艺精湛，为人和气，工钱价格公道，在我住

的单位大院打结婚家具，一做就是两年。后来建筑及装修行业兴起，泥木水电各个行当，遇到的多是茅洞桥师傅。务工赚了钱转而经商，湘江北路和五一市场的糖酒副食市场，几乎由清一色茅洞桥人占据，形成衡阳为数不多的地域特色产业，成就了一批茅洞桥富商。

我小时候，常有人去茅洞桥“高头”做客，听说茅洞桥人最讲客气，哪怕家里吃着红锅菜，也要借些猪油、面条，打几个鸡蛋，煮一大碗面条做见面点心。来人来客，主家尽其所能，杀只鸡，打条鱼，煎个蛋，忙前忙后。桌上反复念叨“吃餐冇菜饭”，唯恐招待不热情。对于物产丰富的地方，这或许是理所当然，而那时的茅洞桥“高头”，总体比我们“底下”贫困。记得我读高中时，欠交米油和学费的，茅洞桥那一片的同学居多。

一位嫁入隔壁队的封姓大嫂，茅洞桥人，土改时与我养父母一同移居二塘共事，“四清”时迁回原屋场，日后两家交往不多。养母长年风湿，行动不便，曾摔成骨折。家境并不宽裕的封姓大嫂知悉，不顾年迈，提着半篮橘子、一包糖果，慢腾腾地走到我家，前来探望。外县流落、家亲甚少的养母，感慨涕零，卧床与封大嫂牵手道谢，令一旁伺候的我不知所措。两位农家妇女，因了年轻时的交集，老了还能彼此惦念，在农村似不多见，而茅洞桥人做到了。

仓廩实而知礼节。我相信，告别贫穷、走向富裕的茅洞桥人，依然会读书、会经商、会理政，传承和光大勤勉坚忍、崇德尚礼的淳朴乡风。



肖文磊

我的大学

大学,是什么?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早已有了答案。于懵懂幼童,大学就是父母口中的清华、北大,是遥远缥缈的梦想;于高三学子,大学是支撑自己在无边界的题海中拼搏的航标,是面对失利困惑压力迷茫时仍不懈追求的希望;于热血青年,大学是提升自我能力的殿堂,是激荡理想的加油站;于迟暮老人,大学则是自己鲜活青春的承载地,是无数次梦中惊醒却再也回不去的地方。而于我,大学就是不断充实自我,让我能扬帆起航的港口。

当高考终铃敲响的时候,我意识到自己的高中篇章已经结束,新的故事即将开始。此后,迎来了一段漫长却又充实的假期。其中,我无数次憧憬自己的大学是什么。或许有人会立马说,你的大学不就是南华吗?不就是一所地处衡阳的地方性大学吗?可我想这应该是一个世人皆知根本无需思考的固有之

义。我的大学,的确是南华大学,从我选择她的那一刻起,她将决定我在这里度过青春最美好的五年时,她就从那一枯燥而又刻板的固有概念转化为我心中的一个精神图腾。而我也了解到那经历60年风雨、有深厚底蕴且有活力的南华,在每个南华学子心中的样子。

我的大学——南华大学,一所具有沧桑巨变阅历的学校。南华始创于1958年,在我国高等教育摸索期中创立,经历了新中国成立时最艰苦的岁月,在建立和毁坏中前行,最终赢来了现在所看见的恢宏南华:2大校区、本硕博层次、5万在校学子、9大学科体系、2300多名老师。凝眸一帧帧南华学子的毕业照,可以看见每个人脸上都充满了蓬勃朝气,以及对未来的无限向往。六十年芳华,24万优秀毕业学子,涌现出了曾益新、计亮年、陈国强、吴建常等以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省部级领

导、行业领军人物等为代表的优秀校友。享受昔日的尊荣,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,倍加奋力,明天的我们也有望成为如此优秀的校友!

金秋十月,美丽南华盛装艳服,华盖云集,群贤毕至,再商发展大计。时代的洪流中,我们只是一朵微不足道的小浪花,未来五年,在南华这座菁菁校园里,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今年5月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给广大学子提出的“爱国、立志、求真、力行”的要求,激荡青春、挥洒汗水、追逐梦想,力争有所作为,为建设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美丽的社会主义国家贡献自己应有的力量!

诗人汪国真在《热爱生命》一诗中写道:“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,只要热爱生命,一切,都在意料之中!”我的大学,我选择;我的大学,我奋斗。在南华,只要我热爱生命,我的未来一定都在意料中!

我的大学,不负青春不负卿!

牵你的手

左昭君

又是一年开学季。虽然现在的我已经是一名有着十几年教龄的“老教师”了,但对于“开学了”这件事还是不由自主地有些小兴奋。在上班的路上,我就一直在想:今天迎接我的将会是一群怎样的“小天使”呢?我已经好几年没有教过一年级小朋友了,面对他们,我还能适应吗?

第三节上课铃声一响,我准时来到教室门口。教室里有点乱,孩子们站的站,坐的坐,丝毫不被铃声所惑。我的目光往孩子们身上扫视了一番,有的孩子虽然注意到了我的存在,但仍不在意,继续做自己想做的事。

“这要是换了以前,那孩子们可要规规矩矩地坐好了等我上课的。”想到这里,我不禁失笑,“他们今天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呀。”

我走上讲台,站定。没等我说话,有孩子问:“你是谁呀?”有孩子就答:“当然是老师呀。”

“对呀,我是你们的老师。”我边说边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大大的“左”字,“小朋友们,你们认识这个字吗?”

“左!”齐刷刷的小童音回答。

“小朋友们真棒!我就是你们的左老师。以后大家看到我,就叫我——”

“左老师!”

“对了!小朋友们真聪明!那现在你们已经认识左老师了,可左老师还不认识你们呢。左老师想请小朋友也到上台来告诉大家自己的名字,让我们互相认识一下,好不好?”

有的大声说“好”,也有的不吭声。

我选了一个看起来很开朗的男孩,做了一个邀请的手势:“请你第一个来!”

男孩三两步走到台上,声音也挺洪亮:“大家好,我叫张肖楚。”

“你好,张肖楚!”我紧接着他的话音,并示意孩子们跟我一起又说了一遍——“你好,张肖楚。”

“谢谢大家!”肖楚很开心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,在我和孩子们的热烈的掌声中。

接下来,孩子们依次上台,自我介绍,问好,掌声。

快轮到穿绿碎花裙子的女孩了,她一脸欲哭的模样。我走到她身边,她轻轻地说:“老师,我不敢。”

“没关系,老师和你一起上去,好吗?”说完,我把手伸向她。

她看着我,考虑了几秒钟,然后慢慢地把她的小手交给了我。

我牵着她的小手,向几步之遥的讲台走去。第一步,我就感觉到牵着的那只小手在微微地发抖。让我心里一惊的同时,我马上又庆幸自己牵住了这只发抖的小手,于是不由自主地又牵紧了一些。

我们一起站到了讲台前。我弯下身子,微笑着看她,语气温柔:“先跟大家问个好吧。”

“大家好。”孩子没有抬头,声音微小且有些发颤。

“再告诉大家你的名字吧。”我继续温柔以待。

“我叫蒋昇芸。”还是小小的声音,还是没有抬头。

“蒋昇芸,你好!”我接住她的话,诚恳亲切。

“蒋昇芸,你好!”孩子们也热情地喊道。

“谢谢大家!”她抬起头,虽然声音还有些发抖,但牵着的小手已经不抖了。小女孩的脸儿红红的,可漂亮呢。

开学的第一课,我牵了六只不同的小手一起走上了讲台,还有两只不愿意自己上台也不愿让我牵着上台的小手,我没有勉强他们。我记得“静待花开”四个字的含义。我相信在以后的时光里,他们一定会愿意把小手交给我,也一定会勇敢地走上讲台。

最近网上有一段话很火,我把它记在心上,用以自勉:

“当老师的你,生命中会遇到很多个学生。每个学生对你而言,只不过是众多学生中的一个。然而,对于学生,你却是他生命中遇到的有限的老师。你将是开启他万千世界的人。若爱,请深爱;若教,请全力以赴!”